

我与“110”的故事

● 金洪远

位于徐汇区瑞金南路 518 号上海公安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警察历史、警察文化为收藏和展陈题材的国家二级博物馆,那年我从金山第一次走进博物馆,参加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上海市公安局等单位联合举办“‘110’与您同行”的征文颁奖会。我没有想到,我的那篇刊发在晚报的征文《雨中唤来窰井盖》小文章,竟会获得征文一等奖。心中一直纳闷,肯定是额头头碰到了天花板,缘结公安博物馆,撞上大运了!

当时我供职公司门前水泥路上的两只窰井盖时不时不翼而飞,由于此处在罐区外,没有路灯照明,给上下班职工和附近的居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。有位当地居民骑车因不慎掉入井内而头破血流,一时间人们谈“井”色变,人心惶惶。更为让人担忧的是,这失窃的窰井盖位于我

公司的液化气灌区和上海石化的丁二烯灌区,属于重点防范的易燃易爆区域。那个时候,来公司客户的液化气槽车从早到晚川流不息,高峰时达 100 辆。这些 10 吨至 20 吨的大家伙为了避让缺盖的窰井,常常左绕右绕避让。有次我总值班,一位司机坦言:若不及时处理,万一液化气槽车轮子卡在窰井里失去重心必定侧翻,槽车爆炸势必殃及两个灌区引发连锁反应,必定是一片火海,后果不堪设想。作为老石化,后果当然我们比谁都清楚。

万般无奈之下,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情,我拨通了 110 电话。对方听了我的叙述,马上表示,他们会尽快联系相关单位解决,并仔细询问了窰井所处的方位。我记得很清楚,电话打完,这时突然下起雨来,在我办公室等候的员工有点失望,早不下,晚不下,在这个节骨眼当口下雨,看来仅存的一丝希望要被“雨”泡汤了。

我看看窗外,那雨紧一阵又一阵,只能向在上海公司的总经理如实汇报。可我汇报电话仅过了半个小时,门卫喜滋滋地上来报告,新的窰井盖已就位了!这真是雷厉风行兵贵神速的奇迹了!我和生产部经理迫不及待地打着伞去查看窰井确定无误后,望着雨丝里远远驶去的工具车,不由感慨万分:“110”想我们所想,急我们所急,雷厉风行为我们排忧解难,不愧为石化员工的知心人和贴心人啊。

我的那封读者来信很快在厂报上刊登了,我没有想到,第二天就接到了金山区公安局“110”指挥长的“感谢”电话,感谢我们公司员工对他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云云。其实,应该感谢的是“110”,是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易燃易爆的石化企业保驾护航啊!我至今不解的是:自打“110”雨中施以援手后,窰井盖就没有“飞”过。

没过几天,生产部几个员工来我办公室通风报信: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上海市公安局等单位联合举办“‘110’与您同行”的征文活动,他们说了,你经常在晚报“夜光杯”发表文章,应该将这篇读者来信修改一下去参加征文活动。我这篇《窰井缺盖子,110 来解忧》的征文发给了《新民晚报》,一周后,晚报在显著位置以《雨中唤来窰井盖》为题刊登。一个月后,我接到晚报政法部俞记者的电话,邀请我到公安博物馆参加颁奖会。会议最后是《新民晚报》政法部主任沈吉庆先生代表“三大报”对获“一等奖”作者的征文逐篇点评,在点评我这篇小文时用了“作者对工作区域非常熟悉,文章短小精悍,故事性强,有血有肉”云云。沈主任还要我谈谈“体会”。

虽然我离开工作岗位十年多了,但那年“雨中唤来窰井盖”的情景还是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警民忠于职守,齐心协力携手共创平安的“故事”仍让我激动。

我编《大侠与名探》

● 曹正文

80 年代中期,金庸古龙新武侠小说热波及大陆,由笔者策划,1998 年《新民晚报》与台北《中国时报》联合举办“金庸小说读者问卷”活动,两报皆用一个整版刊登金庸武侠小说提问,收到十万份读者答卷。活动由台湾英业达集团总裁,台湾新经济领袖温世仁先生资助。

在评选与颁奖会上,笔者与温世仁得以相识,切磋交流,才知温世仁与武侠小说家古龙是生前好友,温曾有写作武侠小说计划,因经商而搁浅。两人谈侠,相见恨晚。

为帮助温先生培养新武侠人才,笔者创办了《大侠与名探》(季刊)。1999 年 3 月推出国内第一本专门刊登武侠与侦探的文丛《大侠与名探》(冯其庸题字),章培恒、温世仁、蔡志忠任顾问,特约编审是武侠评论家周清霖,第一辑刊温瑞安新作《破阵》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译作《三只瞎老鼠》,李重民翻译的森村诚一推理小说,蔡志忠漫画《大醉侠》《光头神探》,设有“武侠天地”“侦探世界”“武侠小辞典”“请你当侦探”六个栏目。

“武侠侦探热”拥有大量读者,初版两万册很快销完。一炮打响后,以英业达公司名义招聘编创文员,笔者经过对上百名求职者进行古文、文学写作与武侠小说知识考核,录取 7 名文字编辑,在上海商城背后租赁了一套 120 个平方米三房作编辑部。

1999 年推出四辑《大侠与名探》,编辑部人员也从兼职变为全职(除主编与编审外),同时推出“武侠新人新作丛书”,司马嘶风、徐雯怡、李超、郭凯、赵安东、马晓倩、戴伟敏等十位作家加盟。司马嘶风、听雪楼、沧月、步飞烟等武侠新作家为《大侠与名探》奉献新作,颇受关注。

《大侠与名探》培养一批武侠新作家,为温世仁年轻时构思的武侠,提供写作班子,由温世仁分 10 次讲述他的构思:荆轲刺秦王,笔者整理出大纲,组织武侠作家写初稿,笔者协助温世仁润色修改,前后约三年时间。杀青前夕,突发意外,2003 年 12 月 7 日,笔者正在香港出差,获悉温世仁在台北因脑中风遽然逝世,年仅 55 岁,这让笔者震惊惋惜无比。

温世仁逝世后,其弟温世义完成其兄遗愿,30 万字的武侠长篇小说《秦时明月》得以问世,由杭州玄机科技信息公司制作 3D 武侠动画系列,再与上海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合拍古典武侠连续剧,共 54 集,陆毅、陈妍希任主演。也圆了温世仁先生青年时代的一个梦。《大侠与名探》于 2004 年出完第 21 期而谢幕。



刊头书法 沈爱良

读书是养心

● 管志华

常言道:读书是寂寞的。对我而言,读书其实不寂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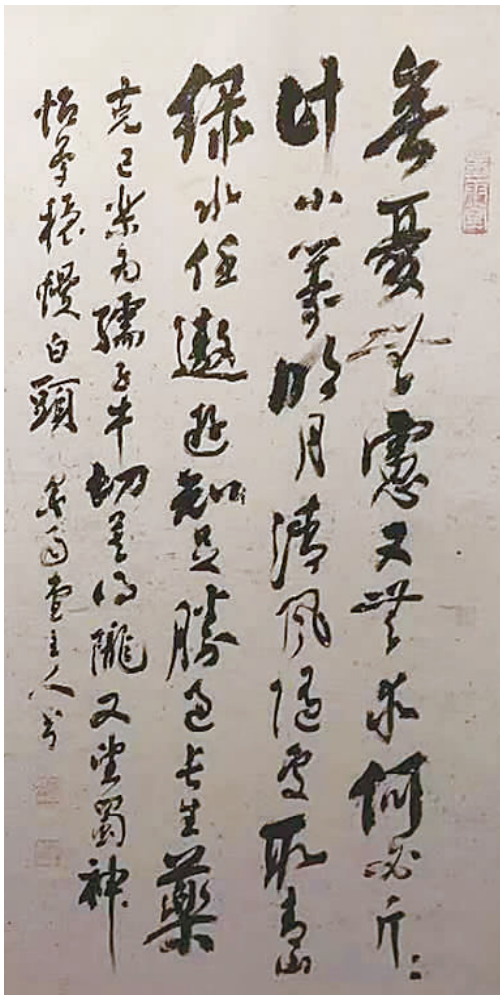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不寂寞,就是书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、言谈、行为与自己相伴,影响自己,遇上这么多的人,那就要选择境界高、情味深、人品好的作为自己的榜样,以此激励自己,好比擎起一支火炬,消融内心的冰点,点燃生活的热情,照亮未来的希望。实不相瞒,年轻时读书似有功利性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这个时候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读书——读书不仅仅为“谋生”“生活”,更重要的是为了如何“做人”“为人”,读书使“智慧”“智识”得以开发,有“谋生”“生活”的“技术”“技巧”,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。“六十则耳顺”,也许经历得多、涉世得深,原先心气浮躁、血气方刚逐步稳重起来,不去贪图读书的功利性,可称为业余读书。业余读书,常常轻松自如地读各种书,美的丑的、好的差的、优的劣的都能容忍,不过自有舍取。此时的读书能让心静下来,自由地读,读得自由,只是自愿,不是强求,既不为学问而学问,也不为论文而论文,既不献媚他人,也不迷失自我,进入一种极为轻松自由的境地,如孔夫子所言“默而识之”便得,此刻,心神遨游古今,思想飞翔天宇,这种快乐也许只有心静下来方能享受。

流水之声可以养耳,观书晓理可以养心。这种读书养心,是不为外界的五光十色、光怪陆离所动,而在心灵深处汲取他人的智慧阳光和思想养分,渐渐地渗透,慢慢地陶冶,从而

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愈加丰采、愈加洁净。也许默默的读书阻挡不住年岁的苍老,但足可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为年轻、更具活力。

说到读书养心,还须对书的重新认识。以前对书的界定,通常指用纸张印刷而成的文字。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,书作为文字的载体,其形态、形式发生颠覆性变革,比如,电子书横空出世,逐步出现“纸质书与电子书并存”“电子书跃跃一试,欲取代纸质书之势”,但我以为,这不过是书的载体形式的一场变革,其书的“本体要义”——“文以载道”“以文化人”,在本质上没有变,准确说,现代人通常将书视为信息的载体与学习的工具,或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、思想的宝库与智慧的结晶。相对讲,在现代社会,纸质书比较静态,电子书比较动态,在这况境下,读书养心更要“寓动于静”,弄明白读书为何、养心何为,不管读书的形式如何变,读书的本质始终未变,由此把心静下来,在喧闹的世界里潜心读书,显得多么迫切、重要。

读书养心是一种内涵,也是一种方法。对读书的方法,前人通过实践总结,有着不少的真知灼见,在文化典籍中亦记载了无数读书人勤学苦读的感人事迹,像悬梁刺股、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、焚膏继晷、负薪挂角、圆木警枕等成语故事,更是古代读书人刻苦勤勉的生动例证。读书的心境极为重要,而心境唯有在读中养,养中读,心境变佳,心胸变阔,在此过程中,就能正确处理博与约、学与问、学与思、信与疑等各种读书问题,而敢于质疑,实事求是,不盲目迷信,不盲从迷失,这是读书的正确态度,由此,读书养心才有正果。



■ 书法

许宝驯

青草沙
● 瞿冰
是青空的仙境投射
是自然的笔墨传神
是人间的惊鸿咏流
你,青草沙
清澈与混浊只一堤之隔
净蓝的血脉
连绵着长江的心跳
于百里飞浪阻挡
于尘世远离喧嚣
江心涌动的宏波
是舞动山河的龙脉
是守护申城的圣灵
日月精华光遇中
紧紧握住此刻
触芦苇心系使命
听青鸟云间诗音
你的蓝 你的仙
明澈世间朦胧的眼睛
共饮你万古流传的清雅
心中的一世芳华
铺成天水间海蓝的鳞